

中国古代文体丛书

骈文

尹恭弘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体丛书

骈文

尹恭弘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骈文/尹恭弘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7

(中国古代文体丛书)

ISBN 7-02-001831-9

I. 骈… II. 尹… III. ①骈文-文学研究-中
国-古代②文学研究-骈文-中国-古代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0059 号

责任编辑:管士光
封面设计:了之
封面题字:林东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103,000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5.5625 插页2

1994年7月北京第1版

199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30

定价 3.65 元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格和骈体文的 文体特征	3
第一节 从骈体文的命名看历代人们对骈 体文的认识	3
第二节 对骈体文产生原因的系统考察	10
第三节 骈体文的文体特征及其美学功能	18
第二章 历史视角:骈体文文体的演变过程	42
第一节 溯源:到处有骈丝俚片 ——先秦时期偶辞情况概观	42
第二节 酝酿:向通篇骈体化方向发展 ——秦汉时期骈体文逐渐萌芽情况 概观	56
第三节 成熟:他们戴着镣铐跳出最美的舞蹈 ——魏晋南北朝时期骈体文繁盛 情况概观	69
第四节 变异:骈体文实用化的趋向 ——唐宋时期骈体文演变情况概观	110
第五节 复兴:骈体文苑重放异彩 ——清代骈体文发展情况概观	139
第三章 骈体文的“左邻右舍”:嫁接·渗透· 借鉴	149
第一节 骈体文与变文	149

第二节	骈体文与传奇小说	151
第三节	骈体文与戏曲	154
第四节	骈体文与致语、青词、制艺及八股文 ...	156
第五节	骈体文与楹联	159
第六节	骈体文与古文	161
第七节	骈体文与诗歌	163
结束语		
——对骈体文的理性反思		167

引言

这是一本从文体学角度探讨骈体文的小书。骈体文无疑是中国特有的文体。既然如此,我们觉得从中国文字以至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格切入,来剖析骈体文的发生、骈体文的文体特征及美学功能,这样也许最能使读者对骈体文产生较为深刻的印象,也最容易把握这种文体的独特性。这样有文化大背景的探索,会使论述更为扎实一些,而不致于太空泛。

毫无疑问,仅仅是静态地剖析仍然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将骈体文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进行一番考察,要看清它的盛衰演变,要看清它的变异发展。当然,这种考察不是一本平铺直叙的流水帐,也不是像骈文史那样逐个的对作家进行评述,而是抓住各个时期的关键之点,以焦点透视方式将其特点揭示出来,这样,文体的演变也就随之凸现出来。这样的探索,既有历史感,又不会显得太松散。

虽然我们这本小书主要研究对象是骈体文,但是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总是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所以我们不仅考察了骈体文的本身,而且还考察了它的左邻右舍。我们既分析骈体文之所以能移植到其他文体的契合点,也分析骈体文渗透到其他文体的变异情况。这样就会更深一层地认识骈体文的文体特

点。

以上三个方面就是这本小书的主要内容。我希望广大读者读完这本小书后不致空手而回,总有这样那样的启迪,更希望抛砖引玉——引出更多更好的这方面的学术专著来。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格 和骈体文的文体特征

第一节 从骈体文的命名看历代人 们对骈体文的认识

骈体文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体。什么是骈体文呢？《说文》说：“骈，驾二马也，从马并声。”原意是指二马并驾一车，引伸开来就是对偶的意思。这的确抓住了骈体文最基本最直觉的特点。骈体文通篇的句式是两两相对，形成了对偶，或叫丽辞、对仗，就像两马并驾而驰。刚开始，这种文体叫“今体”、“今文”，唐朝以后有人称之为“骈俪”，宋人则称这种文体为“四六文”，运用“骈体”、“骈文”指称这种文体，只是到清朝才兴盛起来。清人曾燠编辑本朝骈文，定名为《国朝骈体正宗》，自此以后，“骈体”、“骈文”这个概念，才普遍运用开来，如李兆洛编纂的《骈体文钞》、王先谦编辑的《骈文类纂》等，而论述这种文体的著作，多以“骈文”命名，如谢无量的《骈文指南》、钱基博的《骈文通义》、瞿兑之的《中国骈文概论》等。

骈体文这种文体除上述的命名外，它在历史发

展过程里,还有着各种各样的名字。这些多彩多姿的命名,就像多面镜子一样,说明了人们对骈体文认识和把握的不同的审视角度。如果我们稍加整理,会加深对骈体文时代特点和文体特点的认识。

一 从时代角度命名骈体文

今体。六朝时期骈文已发展成熟,十分繁盛,它已广泛地运用到各种体类的文章中。正如诗歌、书法分古、今体一样,六朝时期不少人将当时流行的骈体文称为“今体”,而把从前不刻意追求骈句的文章称为“古体”。“今体”亦可称之“今文”。如梁简文帝《与湘东王论文书》就这样说:“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看来,以“今体”称骈体文得到不少学者与作家承认,如《梁书》卷三十《裴子野传》记述裴子野“其制作多法古,与今体异”。《周书》卷三十八《柳虬传》记载:“时人论文体者,有古今之异。虬又以为时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为《文质论》。”这个概念,晚唐时期仍然运用。李商隐谈自己如何从古文转向骈文创作,就运用了“今体”这个概念:“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后联为郢相国、华太守怜,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樊南甲集序》)

六朝文。正因为六朝时期骈体十分盛行,所以,“六朝文”也可以作为骈体文的代名词。清人许梈评

选的《六朝文絮》，选录的就是骈体文中较为精美的小品。后人评论作家，如果说是他爱好、善于学习六朝文，往往不是指他作品多骈句，就是说他是一位骈文能手。这是很自然的推理和联想。

二 从对偶角度命名骈体文

在文学史上，有人较早地从对偶角度说明骈体文的特点。《文心雕龙·丽辞篇》实际就是谈的骈体文的对偶问题：“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理。”后来唐代柳宗元在《乞巧文》里又运用“骈四俪六”来形容骈体文：“炫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吮晷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俪、丽实相通。《广雅·释詁》曰：“俪，耦也。”从而，以“骈”、“俪”（或“丽”）来说明骈体文的概念颇为流行。

骈俪体或骈俪。宋人黄伯思在《东观馀论》中曾这样论述过：“萧景乔文词，虽六朝骈俪体，故清新可喜，要不失为佳文。”清人李兆洛《骈体文钞序》也说：“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如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俪，而其为学者，亦自以为与古文殊途。”

骈丽。宋人王明清在《挥麈录》的三录中曾运用过这个术语：“吕元直秉钧，赵元镇为中司，力排之，元直移元镇为翰林学士，元镇以司马温公故事，以不习骈丽，不肯就职。”

骈偶。元人编纂的《宋史·欧阳修传》有这样的

论述：“镂刻骈偶，渙浥弗振。”骈偶就是指骈体文。

骈语。明人游日章编撰的有关骈体文的著作叫《骈语雕龙》，清人周池编撰的著作叫《骈语类鉴》。近人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也用这个术语说明骈体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俪语。明人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里多用此术语。在《御札》条中说：“大抵多用俪语，盖敕之变体也。”在《奏疏》条中说：“革百王之杂称，减中世之俪语，此我朝之所以度越前代者也。”在《露布》条中说：“然二文既不传，而后人所作，皆用俪语，与表文无异，不知其体本然乎？”

俪体或丽体。清人陈维崧就将自己创作的骈体文和论述骈体文著作叫《湖海楼俪体文集》、《丽体金膏》。

表面看起来，这些术语使人有点儿眼花缭乱，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说明骈体文多对偶（或叫丽辞）。

三 从句式角度命名骈体文

四六文。《文心雕龙·章句篇》说明过为什么骈体文多四、六句式的道理：“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柳宗元以“骈四俪六”来说明骈体文，则突出了四、六句式的主导地位。后来李商隐则将自己的骈体文的集子，定名为《樊南四六》，并说明了“四六”的含义：

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之取也。未足矜。

（《樊南甲集序》）

这只是一种比喻。所谓六博，就是指两人用十二棋子对博，六黑六白，每人六棋，取“六”字。所谓格五，就是说古代一种棋，走棋时碰到五，即不能前进，格就是阻塞的意思，实指不用“五”字句。所谓四数，是指古代启蒙教育六岁孩童时，先教东南西北四方，取“四”字。所谓六甲，是指教育九岁孩童以干支记日，因干支有六十个，其中有六个甲字，这里取“六”字。这无非是说明骈体文已基本上运用四、六句式。这正是唐宋骈体文演变的重要表现。多用四、六句式，使文章更为谨严，但也潜藏着僵化的危机。宋人论述骈体文的著作，往往以“四六”命名，如王铎的《四六话》、谢伋的《四六谈麈》、杨夔道的《云庄四六馀话》。

四 从音律角度命名骈体文

律语。这个术语出自日本学者儿岛献吉郎。他在《中国文学概论》里曾运用“律语”来说明骈体文：“四六文以对偶为第一条件，惯用‘隔句对’、‘当句对’，且句法有四字句六字句的限制。不特此也，复加增一种平仄法，既非纯粹之散文，又非完全之韵文，乃似文非文，似诗非诗，介于韵文散文之间，有不离不即之关系者，谓称之为律语或骈文，亦无不可。律语云者，文有声律之谓。骈文云者，句有对偶之谓。然则四六文者，乃文学两性两属之中间性，比之散文，则多韵文之价值，比之韵文，则又有散文之形

式。故于韵文散文之外，令骈文独立，称为律语，亦出于不得已耳。”

五 从思想艺术的价值角度命名骈体文

俳语。应该看到，骈体文在句式、用典、藻饰、音律方面有其特殊要求，如果运用不当，会出现刻意雕琢而弄巧成拙的危险。事实上也有这类作品存在。因而，有的人对骈体文有一个贬抑的称谓：俳语，就像俳优在粉墨登场，的确形象勾勒出骈体文可能出现的弱点。王勃《滕王阁序》是有名的骈文，但苏辙在《滕王阁诗》里说它是“俳语终仓猝”，并自注云：“欧阳文忠尝云，王勃记文似俳，而唐人贵如此，何也？”金人王若虚也很鄙视骈体文，他在《文辨》中说：“四六，文章之病也。而近世以来，制诰表章，率皆用之。君臣上下之相告语，欲其诚意相孚，而骈语浮辞，不啻如俳优之鄙，无乃失体耶？后有明王贤大臣，一禁绝之，亦千古之快也。”

六 骈体文有的命名反映了它 与其他文体的联系

比如骈赋。赋本来在骈体文的形成过程中起过很大的作用，而且，赋本身在六朝时期也骈俪化了，正如清人孙梅在《四六丛话》卷四论赋中所说明的那样：“左、陆以下，渐趋整炼，齐梁而降，益事妍华，古赋一变而为骈赋。江、鲍虎步于前，金声玉润；徐、庾鸿骞于后，绣错绮交。”关于骈赋的性质，王瑶先生的分析颇为精到：“在文体的详细辨析上，骈赋多注重

在雕篆,和碑版书记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属文的熔裁章句注重的形式美的条件,却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庾子山的各赋,就成为历代的骈文的典型了。”(《中古文学史论》)

通过以上还不算太完全的分类叙述,可以看出,这些命名都有一定的意义。它说明人们不仅看到骈体文的长处,也看到了它的弱点,不仅认识了这种文体的自身的文体特点,而且认识到它与其他文体的联系。只要我们将这些命名放在文化背景与历史内容这个纵横坐标轴上进行综合的系统考察,便能在一定程度上透过概念看出骈体文的历史变化。

当然,对骈体文的认识还有个宽窄之分的问题。众所周知,骈体文在对偶、句式、用典、藻饰、音律等方面有自己的要求,而对这些要求的理解有严格和宽松的区别,这样对骈体文的范围就有了不尽一致的看法。有的学者指的范围广一些,有的就窄一些。比如,近人孙德谦就主张“四六”与“骈文”不同。他在《六朝丽指》中说:

骈文与四六异。四六之名,当自唐始,李义山《樊南甲集序》云作二十卷,唤曰《樊南四六》。知文以四六为称,乃起于唐,而唐以前则未之有也。且序又申言之曰,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之取也。使古人早名骈文为四六,义山亦不必为之解矣。《文心雕龙·章句篇》虽言四言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此不必即谓骈文。不然,彼有《丽辞》一篇,专论骈体,何以无此说乎。吾观六朝文中以四字作对者,往往只用四言,或以四字五字相间而出。自徐、庾两家,固多四六语,已开唐人之先,但非如后世骈文,全取排偶,遂成四六格调也。彦和

又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可见文章体制,在六朝时,但有文笔之分,且无骈散之目,而世以四六为骈文,则失之矣。

应该说,孙氏的看法自有一定的道理,他看出了早期骈文与后来四六的区别,早期骈文的句式尚较自由,而四六文的句式限制就更为严格。但是,像孙氏那样,将二者截然划开,却并不妥贴,因为早期骈文与四六文除句式方面一个相对自由、一个相对严格之外,其他方面,如隶事、用典、平仄、调声等,其遵循的原则基本是一致的,四六文是早期骈文的发展。

具体说来,骈体文还可分为有韵之骈文、无韵之骈文两类。这里所谓有韵、无韵,是指押尾韵而言,至于句中要注意调协平仄、掌握节奏,使文句读起来抑扬铿锵,则是所有骈体文的共同要求。有韵的骈文种类,如骈赋、箴铭、颂赞、哀祭、连珠,无韵的骈文则有论辨、序跋、诏令、书牋、表启、传状、碑志,当然还有人利用骈文形式写小说。看来,骈体文的园地还是十分丰富多彩的。

第二节 对骈体文产生原因的系统考察

骈体文——这个异邦没有的特殊文体,自然是中国文化土壤里结出的果实。

要对骈体文产生原因进行系统考察,必须首先认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格,而要认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格,又必须了解中国文字的特性。有人撰文介绍,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非拼音的

中国文字中可以看到“一种在一切逻各斯中心论之外发展着的强大文化运动的证明”(引自张隆溪《“道”与“逻各斯”——关于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论所作批评的评注》)。这的确是有识之见。所以,我们从文字切入,继而上升到对骈体文产生的各种文化因素的系统考察,肯定是一种有效的探索途径和方法。

一 中国文字的特点和神韵

凡是接触过中国文学的中外学者都会敏感地联想到中国文字的特长,它崇尚简洁,但极易对偶,这样既可以加强语气,也可以使语言从容不迫。这种多样性的语言功能正是中国文字的神韵所在。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中国语与中国文》中说过:

独中国文字,加于形声,以形为主。由是拼合而得会意,与形声二化而得假借,是为六书。六书既备,足以应万事,赅万物而无乏,非特其形式优美,音节协畅,动人爱悦已也。且因字皆单音,故容易缀成简洁又确、整齐之文。

中国近代学者刘师培则阐述得更为清楚:

物成而雨,交错发形;分动而明,刚柔判象;在物显然,文亦犹之。惟是捺欲通噓,紃挺实同;偶类齐音,中邦臻极。何则?准声署字,修短接均,字必单音,所施斯适。远国异人,书违颡、诵,翰藻弗殊,俾均斯逊。是则音泮轻轩,象昭明两,比物丑类,泯迹从齐,切响浮声,引同协异,乃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也。(《中国中古文学史》)

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这决不是偶然的。

具体说来,汉语言文字的特点有如下六个方面,周阳、刘再复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中国文学”条目中已概括得非常清楚:“①以表意文字为主。……②单文独义。汉字是方块形的,除少数联绵词外,每个字都有独立的意义,都可进行形与义的灵活的组合。③一字一音。汉字是音节文字,而不是音素文字。汉字从形式上可以划分的最小语言单位就是音节,所以一个汉字也就是一个音节。④单音词丰富。汉语中有大量的单音词,尤其在古汉语中是这样。汉字是一字一音,因此所谓单音词就意味着单字即词;那么,词义、字形、音节就成为—个灵活的组织了。⑤区别‘四声’。‘四声’是汉语的四种声调,古代分平、上、去、入,现代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声’是汉语独有的用声调来区别不同的字词及其含义的方式。⑥言文分离。汉语言文字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即被称为‘文言的纯粹的书面语’,同日常生活交际所用的语言相去甚远。这就是说,操汉语的,要读懂‘文言’,除了识字以外,还要进行专门的训练。”

这样的语言文字,其功能表现当然是较富于弹性的。难怪郭绍虞先生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写了一篇论文叫《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这真是会心之论。所谓弹性作用,根据郭先生的分析,不外四例:“①语言伸缩例,即是语词成语之音缀长短,可以伸缩任意,变化自如。②语词分合例,即是单音语词可以任意与其他语词相结合或分离,而复音语词也可以分用如单词。③语言变化例,即重言连语任意混合的